



长白山的春天，从来不是悄然而至的，是被一场春雨惊醒的。

春寒料峭，气温在迂回曲折中缓慢上升，漫山积雪，不知何时才能融化出一个明媚的春天。只有等一场春雨，将沉睡的春天唤醒，把厚厚的积雪泡软、泡化。

雨后的天空变得明亮，阳光也温暖起来。雪水径流，雪山大地处处流水淙淙，流下山坡，漫过农田，穿过阡陌，流过院落。母亲满心欢喜地说：“跑化了，跑化了，春天终于来啦！”

每天上午，太阳一暖，夜间冻住的流水重新活跃起来，哗啦啦地到处漫流。母亲拿着镐头或铁锹，在南山坡、在菜园、在大院子，各处开沟引流、围堵疏导，以防流水冲毁小路和家园。即便如此，也难免有疏忽的时候。正午阳光充足，吃一顿饭的工夫，刚一推开门，便听得南山坡流水犹如“黄河咆哮”般轰鸣。流水裹着枯枝败叶、砂石烂泥，淤堵了水沟，漫流进菜园，冲出纵横交错的小水沟。南墙外干涸的水泡子也被灌满了，从石头墙缝隙涌入大院，院子已经是汪洋一片。

面对声势浩大的水势，母亲不敢怠慢，带着我忙了起来。我家住在半山坡，没有河流，水源匮乏，一年中只有春季开化和夏天雨季，才能有如此充足的水源。看着灌满的大水泡子四处漫溢，非但不担心水患，反而满心欢喜：从此饮水、洗衣服都方便了。大白鹅和活泼的鸭子更是开心，一天到晚在水里“嘎嘎嘎”地欢畅。

开化时节，雪山上涌现出千百条溪流，我穿着小靴子在水流里跑来跑去，也用铁锹疏通那些堵塞的水流，开通一条条小溪流。直到傍晚，我还在水流间玩耍，弄湿了衣服，小靴子也被冰碴、树枝划破了，灌了包。脚已冻僵也全然不顾。母亲三番五次地喊，我才恋恋不舍地回家，自然又少不了一顿责骂。但第二天，我仍旧要跑出去玩。

## 春雨惊春

□张西武

开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，而背阴坡的积雪更是顽固，真正的春天似乎遥不可及！可是也别急，只消一场绵绵的春雨，便可加快积雪融化的进程，也加快了春天的脚步。用不了多久，雪山露出了大地的肌肤，田野里可以隐隐看到青草的影子。星星点点，走近却又找不到，呈现出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独特景致。再一场春雨，荠菜、蒲公英、小根蒜等野菜也相继冒出头儿，人们便挎着篮子去挖野菜了。

俗话说，春雨贵如油。在春天的六个节气里，春雨出现了两次，一个是开始的“雨水”，一个是标志春天进入高潮的“谷雨”。以雨开始，再以雨结束，天上下的雨水，雪山流下的何尝不是雨水？为什么老百姓如此渴望一场春雨呢？或许，只有春雨才能加速春天的步伐，一场透底的春雨能迅速融化背阴坡的积雪和地层深处的冰冻，让大地喝饱了水分。良好的墒情为春耕作好了充足的准备。

开化后，便迎来了真正的春天。一阵春风推开春天的大门，满园春花攒足了劲头准备一展芳华。

春天就在雨水中走来了！淅淅沥沥的春雨，蕴含着唤醒万物的神奇力量，它轻轻洒落，让大自然挣脱寒冬的禁锢，开启生机盎然的季节轮回。祖国大地幅员辽阔，南北春景迥异：江南2月已经繁花似锦、春色满园；黄河流域3月才迎来淅淅沥沥的春雨；而长白山脚下，一直在雨雪交加中度过，直到过了春分乃至清明，才会在一场春雨的助力下，迎来积雪融化、雪水奔腾的景象。

雪山开化的快乐时光，如潺潺流水，在岁月中缓缓流淌。那些在开化水流中恣意奔跑的时光，虽已随着岁月远去，但追逐春天的脚步从未停歇。春雨惊醒的何止是春天，更是我们心底那扇尘封已久的门，唤醒了我们对自然最本真的热爱与敬畏！

怎么会有那么小、那么美的花！

远远望去，忽闪忽闪的，就像是一片星海被泼洒在草丛里。走近才发现是一朵朵小花，躲在厚厚的叶子后面，像隐入苍茫的故人。如果它再躲闪一点儿，或者我不弓下腰身，就找不到它了。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假若袁枚当年看到的是这种小花，他应该不会把这句诗写给苔花了吧？

年少时，我在乡下就见过它。春天来了，我跟着母亲到处挖野菜，野菜有很多种，荠菜、马兰头、芨芨菜、水芹……这些都好吃，可是一开花，茎就老了。只有一种野菜，叶子圆圆的，指甲那么大，墨绿色的，匍匐在田野、路旁、溪边，青嫩、蓬勃，似乎永远都不会老去。它开着小小的花朵，每一朵都有四片花瓣，围成一个圆，边缘是完整的弧线，没有一丝残缺。三瓣是水蓝色的，像湖面上被风吹起的波纹。另一瓣是白练色的，像合起来的一对羽。花心也是白色的，围着两根细细的蕊茎，顶端是淡蓝色的花药，像戴了一顶小小的帽子。它总是盎然地开遍它能抵达的所有地方，在树下，在草丛中，在蓬蒿间，不张扬，不喧嚣，神采奕奕，含蓄自然。

它叫什么名字呢？母亲也说不上来。后来，我在田野里见过无数次，却始终不知道它的名字。就像童年的许多事物，一直珍藏在记忆的角落，都没有名字，却也不曾消失。

多年以后，我读到一首诗，标题是《婆婆纳》。诗人给我发了照片，我一阵惊喜：这不就是我默默爱了多年的乡间小花吗？原来它叫婆婆纳。有了名字，那些年见过的蓝色小花，忽然就鲜活了起来，从模糊的背景里走到眼前。

## 婆婆纳

□周立

有一年春天，我和这位诗人朋友在长沙相聚。一天傍晚，我们在橘子洲漫步，看到一座石桥的两旁石壁间，挂满绿油油的嫩草，开满蓝白相间的小花，我脱口喊道：婆婆纳。朋友微微一笑，滔滔不绝地向我科普起来。植物真是神奇，通过它们，可以了解更远的代纪，了解地层的堆积和涌动，了解一些事物的生发和寂灭。在乡间随处可见的婆婆纳，竟然是外来物种。它的祖先，生长在古埃及人住过的歌珊地，那个不被冰雹袭击的地方。元朝时期，蒙古人征战四海，横跨西亚欧洲，在缺少少粮的战争中，婆婆纳是战马与士兵们的绝好口粮。战争结束后，婆婆纳随之传入中国。它生命力旺盛，繁衍力极强，一入大地，就绿遍了大江南北。想想看，这些柔弱的小

花，曾见过摩西，见过法老的军队，见过红海的分开……多么不可思议！可它只是静静地开着，把那些波澜壮阔的历史都藏在小小的花朵里。

最早记载婆婆纳的，是明代的《救荒本草》。书中写道：婆婆纳，生田野中。苗塌地而生，叶最小，如小面花靡儿。状类初生菊花芽，叶又团，边微花，如云头样。味甜。采苗叶煮熟，水浸淘尽，油盐调食。明朝王磐《野菜谱》中也有云：（婆婆纳）腊月便生，正二月采，熟食。不过，我也吃过一次，印象中不是“甜”的，而是“微苦”。

除了食用，婆婆纳还有很高的药用价值，可以祛风除湿，壮腰益肾，强身健体。小孩如果有疝气，采来婆婆纳，熬水喝下可以缓解症状。如果长了痈疽，采些婆婆纳，捣成糊汁，敷在患处，可消肿除痈。

昨晚风雨来袭，刚种下的树苗和长得快的草，很多都倒下了。香樟的嫩枝折断了，月季的花苞被打落了一地。不过婆婆纳们没事儿，它们小，大风吹不着。小，自然有小的好处。小，让人心生柔软和爱怜，连大自然都对它怜惜细语。

婆婆纳还有很多别名：天人唐草、星之瞳……都是诗一样的名字。只是花开的时间特别短，婆婆纳开在早晨，谢在黄昏，把一生的美丽都浓缩在几个时辰里。

我想，婆婆纳大概是用这种方式告诉我们，要学会珍惜。珍惜每一次俯身，每一次凝视，每一次遇见。它那么小，那么容易被人忽略，可是只要你愿意弯下腰，它就为你绽放全部的美丽，哪怕只有一天，哪怕只有几个时辰。这世上，有多少人，也是这样默默地开着，默默地谢着，不为人知，却在自己的世界里，活得那样认真，那样饱满，那样自由和美丽。

## 春日[外一首]

□高森林

老爷爷抱着小孙子  
坐在墙根下晒太阳  
阳光下  
小孙子擦着白胡须  
爷爷眯着眼睛  
堆满皱纹的脸  
也舒展开来  
此刻爷孙俩  
多么像一棵老树和它发出的新芽

### 春风吹过村庄

春风说来就来了  
她带来了绿的消息  
柳枝，草芽，寒葱  
纷纷吐出新芽  
小河脱去冰衣  
轻松起来  
天空飞舞的纸鸢  
驱走了沉寂的压抑

春风跟着拉犁的黄牛  
翻开清新的泥浪  
和新泥缠绵  
春风掀开母亲的围裙  
像久别的孩子  
直往怀里钻

## 春天会来的[外一首]

□黄奎

不去问风  
不去问远山  
不去借问河流回答  
我去园子里拔掉蒿草  
清理旧日杂物，去旧迎新  
我去泥土里播种  
我去井沿提水浇灌  
前年栽了海棠树，杏树  
去年开了，满园芳香，硕果累累  
今年，它们已是我的旧相识  
像春天一样，不请自来

### 写春

写一丝春，太细了  
从杨柳岸，到晓风残月  
一场比一场浑厚

写一枝春，太单了  
从梨花白，到杏花满枝  
一枝比一枝丰满

再写瓦蓝瓦蓝的天，再写轻灵的叫天子，一飞漫天的蒲公英  
谁啊，敞开了衣衫  
任溪水汨汨流淌，腮边  
淙淙有声

## 请君多插柳

□邢文国

每当春天降临人间的时候，树木之中最早向我们泄露春光的就是柳树了。北国虽然春迟，并不时有寒风侵袭，但看到袅袅垂丝，顿觉暖气袭人，遍体舒泰。

嫩绿的柳条是春色中最美之物，虽不及桃花杏花那么艳丽，但青青柳色如诗如画，如雾霭萦绕树冠，美不胜收。远远望去，一树树鹅黄碧青，一排排绿雾萦绕，这美景的确醉人三分。柔美的柳条如秀发在风中摇曳，亦如飘荡的水草自由畅快。当万木还没复苏，柳树便吐翠发芽，柳先长

叶后开花，雌雄异株，借风力为媒传粉。种子很小，上有白色的茸毛，成熟后纷飞如雪，俗称“柳絮”。柳树春枝纤长轻软，随风摇曳，夏季树冠茂密，浓荫蔽日，是有名的风景树。

人们喜柳、爱柳，是因为柳树的性情平和恬淡而不事张扬。柳有花团簇簇，没有蜂绕蝶舞，只有静静地凭风而立。她多情而不妩媚，柔美而不妖娆，自然而不轻佻。风动，细丝曼舞，有节有制；风止，默然颌首，有形有韵。

以柳入诗词可以信手拈来，白居易诗云：“依依袅袅复青青，勾引春风无限情。白雪花繁空扑地，绿丝条弱不胜莺。”写的是春天的勃勃生机；周邦彦的“柳阴直，烟里丝丝碧。隋堤上、曾见几番，拂水飘绵送行色。”写的是离别之意；吴文英的“楼前绿暗分携路，一丝柳、一寸柔情”，寥寥

数语，把依依不舍的送别情景跃然纸上。

杭州西湖有个带有诗味的景点，“柳浪闻莺”。柳枝下垂如帘，怎么起了波浪？当然是风推的。在诗中，柳是“天之骄子”，唐代郑谷诗：“半烟半雨江桥畔，映杏映桃山路中。会得半人无限量，千丝万絮惹春风。”杜甫诗：“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。”杜审言诗：“云霞出海曙，梅柳渡江春。”更有陆游《游山西村》名句：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。”鲜艳明亮的花陪着柳树一出现，世界变得可爱了，连前途也变得诱人了。

柳是国人很喜欢的树，也是人人都认识的树，所以，柳与人的渊源久远。从前，清明节家家门口插柳。柳易植且生长快，有民谚说“有心栽花花不发，无心插柳柳成荫”。《武林旧

事》记，清明踏青重要内容之一是赏柳。宋代吴惟信诗曰：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

柳在我国古代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。春秋时有个人名叫柳下惠，其所居部落也以酷爱植柳而用“柳下”为姓氏。如今的柳姓，便是“柳下”演化而来。东晋诗人陶渊明，秉性刚直，不为五斗米折腰，归田隐居，在家门栽柳五株，自号“五柳先生”。唐代文成公主远嫁吐蕃，亲手在大昭寺前栽下一棵从长安带去的柳树。宋代彭州知府辛仲甫，“见州内少种树，暑无所休”，便率百姓植柳以建“荫行路”。苏东坡在杭州任职时，组织修筑了闻名的苏堤，“植芙蓉、杨柳其上”，从此，“六桥烟柳”成为西湖一景，每逢阳春，翠柳依依，桃红妩媚，吸引着众多的中外游客。

无论漂泊何处都能扎根发芽，枝繁叶茂，而纤柔细软的柳丝则象征情意绵长。

三是戴柳。清明戴柳的习俗，源自唐高宗三月三上巳节于渭阳举行被褻仪式时，赐群臣柳圈以避毒的宫廷旧制。至于清明郊游踏青，则由来已久。据《荆楚岁时记》载：“士民并出江渚池沼间，为流杯曲水之饮。”曲水流觞，娱乐休闲。至宋代，踏青之风尤盛，《清明上河图》就极其生动地描绘了，以东京汴河为中心的清明时节的热闹情景。时至今日，每逢清明节，华夏域中男女老少结伴而行，郊游踏青，赏柳寻春，情趣盎然。

柳树性喜潮湿，适应力强。我国南北，无论是塘边河岸，还是丘陵山地，一经扦插，都能扎根生长。在一般情况下，10年左右，就长成高达十几米、胸径二三十厘米的浓荫大树。所以，人们说“无心插柳柳成荫”，如有意栽培它，那生长更快，回报于人的也更多。

春来植树时，请君多插柳。